风吹麦浪

·刘宏江·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每当听到这首《风吹麦浪》，我便会跟着歌曲那婉转悠扬的旋律，情难自已地轻轻哼唱起来。我的思绪，同样会随着这缥缈的歌声，回到远方的故乡，回到故乡那清朗明媚的春天，回到村庄周围那广袤无垠的绿色麦田。

家乡地处皖中江淮丘陵北缘，自古以来，就是水稻和冬小麦的主产区。这里，属于淮河以南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土壤深厚肥沃，特别适宜麦子的生长。每到春天，大块大块的绿色麦田，彼此相连，绵延不绝，从村庄周围延伸到目光看不见的远方，景象十分壮观。

春风吹过，春雨洒过。万物复苏，麦苗返青。田野里，渐渐不见了昨年的枯草，也不见裸露的黄土。头年秋天种下的麦子，走出风刀霜剑苦相逼的漫长严冬，终于元气满满，恢复生机，不再瑟缩，不再萎靡。麦子在春天集合，从春天出发，在坦荡如砥的原野里，发起一场极其猛烈的绿色攻势。麦子的绿色，铺展得无涯无际。

农谚云：“春分麦起身。”春分节气，算是麦子生命历程中的一道分水岭吧。春分过后，麦子激情澎湃，仿佛要把积攒一冬的力量，全部释放出来。在春风的鼓动下，饱吸了雨水和肥力的麦子，像发了疯一样，不分昼夜地拼命拔节生长。柔软嫩绿的麦苗上，无数颗晶莹剔透的露珠，在熹微的晨光里闪闪发亮。

对于故乡的麦田，我有着一种难以释怀的亲切记忆。童年时光里，漠漠乡野，青青麦田，为乡下孩子提供了一场原野盛宴。一双双身姿俊逸的燕子，在麦田上空迅疾飞掠，撒下一路呢喃。婆婆丁、看麦娘、姐姐苦、车前草、鸡冠花、打碗碗花，那些名字非常有趣的植物，在麦地周围长得泼辣自在。蚕豆苗势正旺，状如蝴蝶的蓝紫色小花开得闹嚷嚷的，给麦田镶了一道漂亮的花边。麦田中间，纤柔袅娜的豌豆须，伸长脖子，探头探脑，好奇地打量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我们这些顽皮的村童，三个一群，五个一簇，各自挎一只竹篮，执一把铲子，欢蹦乱跳地走进春天的田野，走在麦地边沿。那只浅浅的竹篮里，很快就盛满毛茸茸、绿茵茵的野菜和猪草，也盛满鲜嫩的阳光。其余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趴在青草披拂的田埂上，心思专注地玩着属于我们这个年纪的快乐游戏。村童们特别留恋这片松软的泥土，也很享受这春日煦暖的阳光。

记忆里的童年，每当黄昏来临，那头暮归的老水牛，温驯地把我驮在脊背，慢慢悠悠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几声悠扬的牧笛，在旷阔澄明的麦地上空飘来荡去。偶尔，老牛仰起脖子，发出一声低沉的哞叫，那是亲切呼唤它跑进麦田里撒欢的牛犊。一群放晚学的孩子，蹦蹦跳跳地穿行在麦垄深处。他们身后，留下阵阵彩铃般的欢声笑语。

春天的大自然，万紫千红，莺飞燕舞。城市公园里，柳绿桃红的景致固然美丽诱人，但最让我心动的，依然是蔚蓝的天幕下那青色大海波涛般汹涌起伏的无边麦浪。每当这个季节，我的内心深处，像有一种声音在急促地召唤：到乡下来吧！到麦田里来吧！

我长久地沉迷于麦田风景，同样喜爱吟诵古老《诗经》和唐诗宋词中那些描写麦子的优美诗篇。我喜欢《诗经》“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的古朴，喜欢姜夔“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婉约，也喜欢陆放翁“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的歌吟。古人眼中的麦子，不仅茂盛地生长诗意，也传递给我许多美好的意象，给我带来心灵的快慰。

不知是因为怀旧，还是出于浪漫，差不多每年春天，麦苗生长正旺的季节，我都要动身回一趟乡下老家，看荠麦青青，看风吹麦浪。我愿意在麦垄间慢慢行走，或长时间独自坐于麦地边缘，聆听麦子分蘖、拔节的声音，感受这春天田野的郁勃之气。温暖潮濡的空气里，弥漫着麦苗特有的青郁新鲜气息，一缕缕直入肺腑，让我身心倍感熨帖。

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名著《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从叛逆、颓废、彷徨、逃离，到最终回归现实。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特别精彩，也令人难忘：“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的守望者。”

虽然我出走村庄多年，而且再也回不到那金子般的美妙童年，但故乡的麦田，足以让我守望一生。

樱花梦 摄影 甄雨纯

最浪漫的事

摄影 林廖君

春食春卷

·祝宝玉·

生了馋，想吃春卷了，才想到母亲。

电话里，母亲笑了，说：“周末你们回来吧，炸春卷吃。”不仅我高兴，我的小儿也雀跃起来。母亲啊，总能用她那灵巧的厨艺和令人垂涎的饭香勾住我们的双脚。真是让人急不可待，恨生双翼。

我觉得唯在春日里最是吃春卷的佳时。《岁时广记》载：“在春日，食春饼，生菜，号春盘。”分明古人已经为我们食春卷标记了时节。无限春光，大美佳境，田间葳蕤，随意凑合些绿的韭菜，鲜的荠菜，调些粉丝的碎末，把喷香橙黄的鸡蛋皮儿切匀混合馅中，再用薄薄的面皮裹上，小心翼翼地贴着热油上煨炸，至色泽变黄，香味氤氲，起锅，盛入盘中，就是一道实实在在的世俗美食。一枚、两枚、三枚……排成一圈。旁边的“饭桶”们已经按耐不住了，不等凉些，就夹到嘴里，烫得直吸溜，也忍着热大嚼不止。

这是我们俗人的吃法，古代文人吃春卷则文艺多了。雅士们给春卷起了一个好听的文字——“黄金卷白纱衣”，文静，秀气，还带着些许书香味。在袁枚的《随园食单》就有关于春卷的记载：韭白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比起来，和今日的做法并无大的差异。可在大文豪的笔端，寥寥数笔，却将春卷勾勒得悠闲疏朗，想着袁枚真不愧是古今第一饕客。

春卷，名字好听，这是外美；其实它内更美，是典型的“秀外慧中”。不要说吃了，单单是看上去就非常养眼，鸡蛋金黄，韭菜碧绿，镶嵌在白色的面粉上。吃上一口，软软的，又脆脆的，有蛋香，有韭香，有菜香，特别是那韭菜的香味，经过炙火之后，香味升华，闻上去就已是熏熏欲食，吃起来，更是满嘴春光。

曾有一年春日，随一文友游颍河，至晌午，山野茫茫，无处寻食，饥肠辘辘。勉强又往前走了三里多路，忽然闻到一缕诱人的饭香。我俩循着香味，来到一农舍院前。门是柴门，没关，我俩贸然进入。庭院一角，一对老夫妇正在烹食。老头先看到我们，并不惊怪，“来了，坐吧。”听他这么一说，我俩倒诧异了。我上前向老夫妻说明了原委，他们只是点点头，说：“春卷马上就好了，等一会吧。”老婆婆负责包春卷，老头负责炸春卷，相得益彰的配合，十分温馨动人。春卷炸好，先给我们端上一盘，我俩饥不择食，也没客气，就狂嚼起来。那次吃春卷，味道真是香啊。临走时，我们要付账，老夫妻坚决不要，还各送了我俩一捆鲜韭菜，弄得我们实在不好意思。

想来春卷之所以醇香无比，大约是因为里面包裹了鲜嫩的春之食材，还裹和着浓浓的人间真爱。

到乡下赏春去

·武梅·

春天，我们一起到乡下赏春去。

你要问我，赏春为何一定要到乡下去。那我告诉你，只有乡下才有春的全貌，才有最动人的春景；在城里赏春，只不过是在花盆里寻觅春天的消息，太零散，太片面，韵味是远远不够的，可惜了春的热情呢。

春天，到乡下去赴一场视觉的盛宴。我想像不到，世间哪种颜色在春天的乡下是找不到的。麦苗将碧绿展示到了极致。大片的麦地闪着油油的绿光，片片叶子剑一般的直指天空，显示着向上的力量，那是催人奋进的色彩；桃花将粉红呈现得最动人。“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桃林深处，处处欢声笑语，“人面桃花相映红”，那是挑逗情思的色彩；梨花将洁白演绎得最透彻。周敦颐赞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梨花不也是居俗世而自清吗？那是振奋人心的色彩；油菜花将金黄阐释得最规范。它们把天空和大地都感染得金碧辉煌，映照得天空也瓦亮起来，像是给大地装上了一面明晃晃的大镜子，让世间留不住阴暗，藏不得污秽，容不下不公，那是涤荡灵魂的色彩……还有星星般闪烁在草丛中的各色野花呢，用赤、橙、黄、绿、青、蓝、紫，根本无法形容春天丰富的色彩。春天的乡下，是一个巨型万花筒，带给人们视觉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

春天，到乡下去赶一场轻音乐会。如果把夏的声音比喻成摇滚乐的话，那春的声音无疑就是安魂的轻音乐了。解冻的河流、小溪，哗哗有声，叮咚作响，清越激昂，那是舒缓的抒情歌曲；清风越过田野，拂过柳梢，将莺燕的啁啾传到耳边，清脆的柳笛也从孩子的嘴边畅快地流出，伴着孩子们的欢笑，还有农人劳作的声音，那是最动人的生活曲；入夜，一场好雨悄然而至，“淅淅沥沥、滴滴答答”，那美妙的声音，足以慰藉你灵魂。清晨，来到田边，各种植物的叶片上，都跳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你似乎能听到庄稼嚓嚓拔节生长的声音，那是最悠扬的圆舞曲，温馨而浪漫，动人心弦……还有那蜜蜂的嗡嗡和各种小虫的嘤嘤，都是有着满满的治愈的力量的声音。

春天，到乡下享受采野菜的快乐吧。看吧，田间地头、渠埂河坝随处可见清灵灵，嫩生生的野菜。荠菜、马兰头、灰灰菜、蒲公英、苦苦菜、野小蒜……还有那树上长的香椿、榆钱、槐花，哪一样不是餐桌上的美味？哪一样也都像热情的朋友，牵了你的手，攫了你的心，让你口舌生津，拔不动腿。

于是，提上篮子或袋子，伴着暖阳和柔风，在寻寻觅觅之间，一切的烦恼和痛苦，就统统从你的心头消失了。加之劳动后的满满收获，那是何等的享受啊！采摘野菜的快乐，还不仅仅在于品尝它们的美味，更在于它既能放松心情，又能强健身体，还能和朋友一起分享劳动的果实，是一举几得的事情。春天，我最喜欢挖荠菜，一个中午就能挖个十几二十斤呢。我用荠菜包饺子，包包子，烧汤，做荠菜饼，全家人都吃得开心。当然，我把更多的荠菜都分享给了我周围的人。这荠菜还成了我的外交官，为我交来很多的友情呢。春天，荠菜让我大大赚了一笔。

春天，农民春耕春种的场景，也是最动人的春色。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是最谙熟这一道理的，他们更懂得“春种一粒黍，秋收万颗籽”的道理。于是，春天，农民是惜时的。他们总是顶着料峭的晨风下田，收获各种时鲜蔬菜，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再种下春季的另一茬作物，等待着下一场丰收。晚霞落入西山，他们还在田野浇水、施肥、挖地……你从他们身上和脸上，看不到半点消极与懈怠，只能看到“一耕耘，一分收获”的向上激情，这对你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何尝不是一种激励呢？

春天，到乡下去吧，那里才有最美的风景。

尝一口春味

·姚瑶·

早晨，我去菜场买菜，菜摊子上多了好些蔬菜。常去买菜的阿姨招呼我过去，指指摊位说道：“刚到的春笋呢。”我笑着走过去，看到一箩筐的春笋整齐地叠在竹框里，拿起春笋看了看，还带着新鲜的泥土呢。菜场人声鼎沸，一片繁忙的景象，摊位上的时令菜有荠菜，春笋，韭菜等等，我感到春天来了。

春季的笋肉脆而鲜。唐代诗人杜甫的《咏春笋》中有：“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行人。”讲的是无数的春笋生满竹林。春笋是春季的时令菜，放在腌笃鲜里的春笋比肉还要好吃。虽然本地也有春笋，但是产量不多，去菜场多数时候买到的是浙江、江西来的春笋。春笋细细的，剥开能看到黄色的笋肉。春笋炒来吃或者放在汤里都十分美味。我很喜欢春笋炒咸菜这道菜。咸菜是初春时腌制的，拿出来提前泡一下。春笋用滚刀切好，起油锅，先放春笋再放咸菜，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不需要放任何调料，就足以鲜掉眉毛。

到了春天我会吃一种味道辛香的菜。它就是香菜，小时候我不喜欢它的味道，后来发现很多地方的饭桌上都有它的身影。香菜自有它的独特。春日用香菜拌木耳，加几粒小米椒，是一道色香而味美的菜。不过这道菜母亲始终不太喜爱。

野荠菜是一种春季才能吃到的食材。我去到母亲那里，看到桌上放了一篮子当季的荠菜。母亲正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一边择菜一边和路过的阿姨闲聊说过两天再一起去挑菜。荠菜是春天的时令菜。野荠菜要去山里挑。春天的山里，映入眼帘的一片绿色。荠菜长在山里的小坡地上。母亲摘荠菜的时候，一手抓荠菜，一手用剪刀把根部一剪，就可以摘出一颗完整的荠菜。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去挑荠菜，母亲教我分辨野荠菜和野草，野荠菜趴在地上，叶片散而且比起野草叶片更细小。荠菜最出名的就是鲜，《诗经·谷风》中就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说的是荠菜的鲜甜。荠菜可以做春卷，做春卷的荠菜要沥干水分，然后把荠菜切很细，混合肉，用春卷皮裹起来。春卷放在油锅里一炸香味四溢，吃一口外脆里鲜，回味无穷。荠菜还可以包馄饨，味道鲜美，口感清爽。

韭菜是春天的时令菜，本草纲目记载“正月葱，二月韭”农历二月的韭菜最应季。李时珍说：“韭，叶热根温，功用相同，生则辛而散血，熟则甘而补中。”韭菜既是蔬菜，还有药用价值。春天的时候比起韭菜我更喜欢吃韭黄，韭菜的味道重，韭黄就很清淡且有甜味。一盘韭黄炒鸡蛋上桌，不消几筷子，盘子就空了。

春天的味道里有一种鲜，一种香还有一些甘甜。

樟树的“百年孤独”

·匡陈耀·

前段时间，在一档节目里听到一句话让我很触动。“出门看到两棵树，一棵是银杏树，一棵是槐树；一棵350岁，一棵250岁。槐树不在的那一个世纪，就是属于银杏的百年孤独。”这句话犹如一片树叶落在我记忆的清波里：我们镇上好像也有那么一棵樟树，好像永远那么孤独。

我的家乡在赣西北的一个小镇，这棵树就在镇上的一条街上静静地站了七百多年。没错，这是一棵古树。它十分的高大魁梧，树干粗得需要四五个人才能抱紧它。

它被周遭的各种建筑包围着，这抹绿色在这条街道显得尤其孤独。虽然它的颜色如此显眼，可却很少有人为它驻足。它永远那么孤独。

一年寒冬，持续的低温天气让人直打哆嗦。这棵古樟树作为一棵亚热带的常绿树，却快落光了叶子，留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我很遗憾，这棵百年的樟树将以这么落寞的方式离去，无人在意。一个星期后，这棵樟树掉下了一段巨大的树枝，还差点砸中行驶的汽车。它延伸到周边房子的树枝，竟然钻出一条巨大的蟒蛇，爬入那户人家的阳台，把房子主人给吓了一跳。接二连三的事情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棵“奄奄一息”的樟树了。从那天开始，人们对它的态度变了。本来人们习惯漠视的这棵树，却突然成了小镇居民的焦点。人们都在猜这棵树能否挺过这个冬天。甚至附近的邻居有人在樟树的旁边上香点烛为它祈愿。

难熬的冬天终于过去了，可这棵樟树却仍然毫无生机。这次，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驻足看它一眼然后感慨：它真的到头了。但是驻足望向它的同时，一双双眼睛里仿佛又闪烁着希望和期待。过了几天，隔壁街道管道改造开工了，挖着挖着，竟然挖出了这棵樟树的树根。原来这棵树早已深深扎根，并且在一公里开外的地方，还有它的树根。施工队绕过了这棵树的树根，也许是给这棵树最后的希望。

一个月过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棵树竟然抽出了绿芽。不久后，又再次变得绿油油的。不仅附近的邻居为此点了鞭炮庆祝，政府也用精美的木制的围栏将其围起，还在旁边竖了一块“二级保护植物”的牌子。一段时间后，虽然人们没有之前那般热情，但是也许这棵樟树知道了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它被很多人关心着，它并不孤独。在这个新的冬天，它傲然地展示自己的绿意。这棵陪伴小镇人民几百年的树，已然成为小镇的一份子，和这么多小镇居民一起，并不孤独。

那次回家，我驻足在这棵樟树前，它还是那么富有生机。但是，原来热闹的街道现在却空落落的。“有的人买房去了县城，有的人落户了外省。这条街上就剩我们几个老人家啰。”外婆说。

也许不久后，属于这棵樟树的“百年孤独”才真正开始。

投稿邮箱：ahcfbfk@126.com